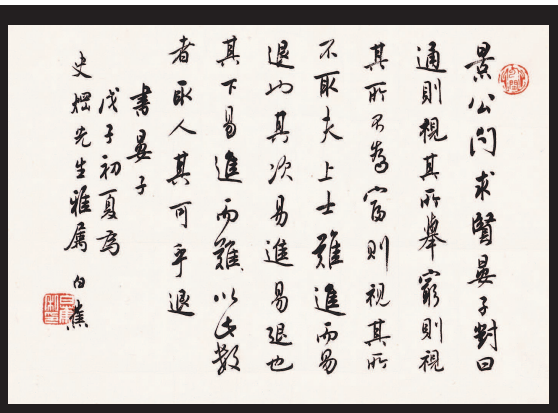
本报副刊部主编 | 第1034期 |
2023年10月28日 星期六
主编:吴南瑶
本版编辑:王瑜明
视觉设计:戚黎明

国家艺术杂志

▶ 白蕉盆盎呈新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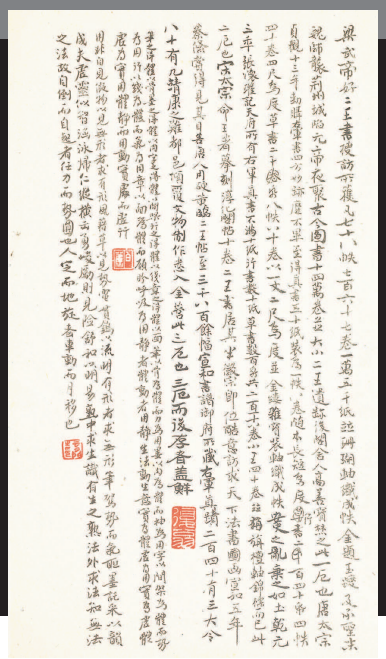
◀ 白蕉行书《景公求贤》

◀ 白蕉霜兰图

白蕉:天底下最爱兰花的人

◆ 管继平

◀ 白蕉 兰竹图



▶ 白蕉 论书三则

▲ 白蕉 寿康宁图

▼ 白蕉 书法镜片

白蕉是近现代书法史上杰出的帖学大家，也是一位诗书画印皆擅的全能型艺术家。近期“云深处——白蕉书画作品展”在程十发艺术馆举行，钩沉白蕉与同时期海派书画家的交游唱吟，回顾“这位天底下最爱兰花的人”顾盼自雄的诗意人生。

——编者

云间白蕉 多情善感

自古云间多名士，自“云间陆士龙”以来，但凡能以“云间”自号或鸣世的，多为性情洒脱、品格高洁之士，而且最好还是怀才不遇的失意人，或是拒不出仕的隐者，如西晋的“云间二陆”，明末的“云间三子”，还有“云间野鹤”陈眉公等。尽管此处的“云间”只是地名，但它的字里行间却透出一份超尘绝俗的况味，总让人联想起“云中白鹤”的清高与孤傲，“闲云野鹤”的悠然和风雅。若是寻常的庸夫俗子，怎能配得上“云间”之号呢？所以，以一手“二王书法”名闻天下的“云间白蕉”，无论是从他“名士”的风度还是“隐士”的态度来看，都是当之无愧的。

白蕉本姓何，生于金山张堰镇的一个中医世家。由于金山旧属华亭松江府，而松江古称云间，故白蕉常以云间居士或云间白蕉自称。而其原名何治法，则无人知晓矣。白蕉有一方自刻印章“有何不可”，巧妙地透露了他的“何姓”，一语双关。至于他为什么废姓而不用，径称白蕉，坊间似有多种版本，但若以白蕉夫人金学仪的晚年追忆，说白蕉十六岁到上海求学时遇上了一位同乡女孩，一见倾心，坠入情网，但因门第不合而遭到双方父母的极力反对。后在一次痛苦分别时，女孩送了白蕉一枝白色的美人蕉花朵，从此，白蕉遂废姓而以“白蕉”为名了。那时的白蕉正热衷于写新诗，为了纪念自己的青春和爱情，他创作了一首新诗《白蕉》，并将自己的新诗作品结集，于一九二九年一月由上海励群书店出版，诗集的名字也叫《白蕉》。

近看三日 远观三天

作为“诗书画印”的全才，白蕉的天分无疑是超群的，格调也不俗。而且他学书并无明确的师承，据其自述的学书经历是：“初学王羲之书，久久徘徊于门外。后得《丧乱》《二谢》等摹本照片习之，稍得其意。又选《阁帖》上王字放大至盈尺，朝夕观摹，遂能得其神趣。”将帖本逐字放大，探求线条轨迹，揣摩笔法使转，这里所谓的“得其神趣”，其实不是靠单纯的临习，更多的是一种“悟”。白蕉常常将自己写好的字挂在墙上，近看三日，远观三天，稍有不满则撕去重来，往往十纸撕其九，又弃其一。就是这种近乎苛刻的不断自我否定，造就他不同寻常的手眼。因此，抗战时白蕉与邓散木合办了“杯水书画展”，才三十岁出头的他，锋芒初露便惊艳沪渎，后他又在上海首次举办了个人书法展，一时佳评四起，王蘧常写“三十书名动海陬，钟王各欲擅千秋”的诗句，也基本确立了他作为书坛帖学继承者的中坚地位。

白蕉曾自称是“诗第一，书第二，画第三”，他未将印章列入，我猜他可能并不看重自己的印章，不过是偶尔为之罢了。他的画虽题材有限，独擅兰草竹石，然逸笔草草，风标独立，也极具文人画之神韵。唐云有诗赞之：“万派归宗漾酒瓢，许谁共论醉良宵；凭他笔挟东风转，惊倒扬州郑板桥。”

想来也颇有趣，既然画兰竹可“惊倒板桥”，写字直抵“钟王”，难道作诗能追“李杜”乎？尽管尚未有人如此评说，但为何自以为“写诗”要超过“书画”？这使我想起了齐白石，尽管大家都认为他的书画篆刻明显高出他的诗，但齐白石却说自己是“诗一、书二、画三、印四”。在此，白石和白蕉，其实皆不约而同地表达了一个意思：他们更看重书家的学问，而不希望是一个只会画画写字的艺术家。

欣赏白蕉的书札墨迹，真是可见其风采流丽、挥洒自如的状态，从这些书信中我们可感到其字风格俊逸、笔法精熟，已到了自由王国之境，尽管不是书法的展示，而是朋友间的函札，但展现给人们的却是至高的书艺享受，流畅中不失韵致，刚健中不乏婀娜，风流萧散，意趣高远。应该说白蕉书法，将“二王”的手札融会贯通，不仅是《丧乱》《二谢》，其他如《奉橘》《何如》《孔侍》《得示》《鹅群》等等，他可以说是尽得神髓，难怪沙孟海先生评之为“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”也。

梅雪之争 各擅胜场

传说中白蕉为人清高孤傲，不从流俗。一九四九年之后，柳亚子为他写信推荐给华东军管会主管文物处的徐森玉，让他自己携信去谈，但白蕉却从未将柳亚子的信示人。他自恃才高，评包世臣、康有为的书法，极尽挖苦毒评之辞，足见其心高气傲，大有睥睨左右之态。故陈巨来的《安持人物琐忆》中将白蕉也列为“十大狂人”之一，然而却并未写出什么具体的“狂傲”故事，只是含糊地说他可能“对沈尹默云云，似太对沈老过分一些，使沈老大大不怿”。

白蕉对沈尹默的态度究竟如何，众说纷纭无可定说。但在白蕉致前辈文友即南社诗人姚鹓雏的书信中，有一封标注为“二月十八日”之信，曾问及尹默先生，并希望获得承教，恳鹓公为之介绍。可见白蕉还是颇尊重沈尹默这位帖学前辈的。至于后来他们同在一个画院，是否有其他误会，因无具体事例，只能暂且存疑。如今，随着白蕉书法的逐渐被重视，白蕉的书学地位也屡被提出，作为当代的帖学代表人物，常常会有人将白蕉与沈尹默先生相提并论，或尊白抑沈，或尊沈抑白，真是“梅雪争春未肯降”矣。不过就我个人以为，白蕉的尺牍体书法自然可称“天下第一”，沈与之相比，似乎要略逊一筹，然而白蕉的大字书法，则常常有力不从心之弱。沈尹老之书，不仅是二王行草，其精妙绝伦的晋唐楷书以及魏碑、隶书以及自我的风格塑造，却是白蕉所不及。所以，沈白之比，亦似梅雪之争，虽各擅胜场，然也颇费评章，此也可谓“梅须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”也！

展 讯

展览名称：云深处——白蕉书画作品展
展览时间：2023年9月26日—11月26日
展览地点：程十发艺术馆袁昶宅展厅（松江区中山中路458号）